

東北戲曲新報社叢書

(本草) 評戲劇本

小二黑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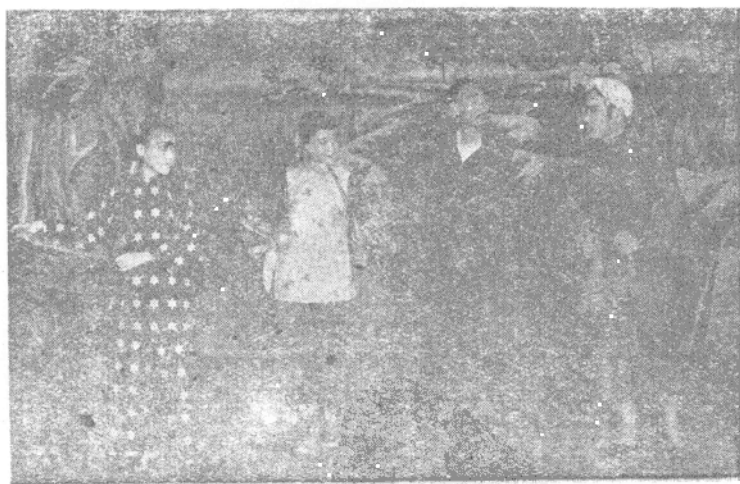
小說原作用趙樹理

評戲改編曹克英

徐汲平·賈容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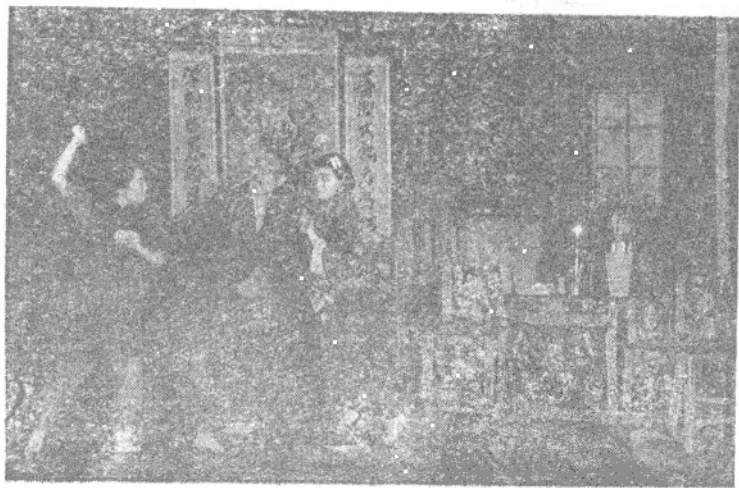


東北戲曲新報社編輯發行



說明：

二黑與小芹在河邊定婚，二孔明三仙姑來找，三仙姑見二黑欲說話，二孔明責備二黑說『……走！回家，他媽的，怪不得不回來了呀！』



說明：

二黑小芹被帶到區政府後，三仙姑找二黑媽少架，二孔明在勸，三仙姑唱：『你還我姑娘作罷論！』二黑媽唱：『你不還我兒子算不行！』

劇中人物

劉德修：(二孔明) 四十七八歲，念過私學館。

劉妻：四十五六歲。

大黑：二十四歲的農民。

二黑：二十歲的進步農民。

于福：五十多歲的老農民，怕老婆。

三仙姑：四十五六歲，跳大神的巫婆，老有心。

小芹：十八歲，天真活潑的農村青年婦女，很進步。

馬秉政：五十多歲。地主，當過關匪軍的偽旅長。

趙差役：二十多歲，馬秉政當差的。

宋氏：三十八九歲的村婆，保媒拉線的。

老趙頭：五十多歲的老農民，很誠實。

尹氏：四十多歲的農婦(與二黑說親的)。

小女孩：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劉家的童養媳)。

區長：三十多歲。

民兵：甲、乙、丙。

農民：甲、乙、丙、丁。

農婦：甲、乙、丙、丁。

群眾：男女老少若干人。

小孩：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子

公安員：二十多歲。

第一場 交卦

時間：春季

地點：劉德修家。

人物：劉德修、劉妻、二黑。

劉：(拿着『皇曆』上，反覆的看)

(唱) 劉德修生來小聰明，在私學館念過四書和五經，下了學也曾看過麻衣神相，大六壬金錢神課件件精通，學會了批八字外帶算命；還有那五行生剋學的更精，要作事先得袖中占一課，就知道未來的吉凶，能知道那天下大雨；也能算什麼時候颶大風。莊稼人給我送了個外號，人人都管我叫『二孔明』；今年春旱逢透雨，也不知是吉或是凶？(鎖板)

(白) 我劉德修，在早是個生意人，自幼學會了八卦神術，能知過去未來之事。你說是颶風下雨，判斷吉凶，求財算命，六壬五行，麻衣神相，我是樣樣精通。因此莊裡給我送個外號，叫『二孔明』。家有

幾畝薄田，倒是够吃够穿，自從八路軍打了日本鬼子，算來也有三四個月啦。我們劉家塢變了根據地，來了個區長，聽說共產黨員，區長是好區長，幫助咱們莊稼人減租減息，一晃解放了五六個月啦，我們小二黑子，當了青年抗戰先鋒隊長，可是今年春旱，昨天下午黑下了一場透雨，我先占一課，能種不能種。（作音樂，看『皇曆』，搖『六爻』。）

（唱）拿起『皇曆』意沉沉，未從下地先問神，黃道吉日去種地，莊稼苗長的旺又深，倘若天時不正逢黑道，若不信，不但白種定有禍臨身，五月初三下的透雨，今天初四正當午時降煞神，端午節本是屈原祭奠日，在這天不能幹活有鬼魂，我算初六還得下大雨，點上種子芽不出怕雨噴，惟有初七的日子好，種上地糧食打的沒處存，二孔明正在算八卦，（流板）

劉妻：

（唱）叫一聲二黑爹要你聽真。（鑼板）

（白）二黑爹，人家都下地啦，趁着地濕，你咋不下地呀？今年春旱，好歹到五月初三才下了場透雨，要不搶種，還等什麼時候呀？！

劉：你知道什麼？我在這正算了一卦，看今天當種不當種呢。

劉妻：你算的倒是當種不當種啊？

劉：你看初三下的雨，今天初四，正當午時，煞神下界，還是不能種，明天初五，蠶牛節祭奠屈原，屈原是冤神，種地要碰上他那還了得！初六是黑道日更不行，只有初七是黃道吉日，正當栽種；保險苗出的好，糧打的多。

劉妻：能靈嗎？我算不敢信你這個鬼八卦。

劉：這不是吹牛，這是八卦神術，沒錯，誰先種誰倒霉！咱初七再種，你就等着打糧吧，哈哈哈哈哈。

（大黑、二黑拿鋤頭上）

大黑：（唱）春旱忽然下大雨，

二黑：（唱）家家戶戶下地忙；

大黑：（唱）弟兄雙雙把房進，

二黑：（唱）爹爹為何不慌不忙？（鑼板）

劉：（白）你們倆拿鋤頭幹啥去？

二黑：（白）人家都趁着地濕，種地去啦，我們哥倆也下地唄。

大黑：我看爹爹也去吧，人多幹活快。

劉：不要忙，剛才我占了一課，今天不當栽種

，明天初五，有冤魂，初六還得下大雨，只有初七是黃道吉日，苗能出全，地能多打糧。

二黑：爹又弄鬼八卦，我看那回也沒靈過。

大黑：沒聽說，種地還得看黃道吉日！

劉：你們他媽小孩子，懂得啥？未從作事先問神，免得大禍臨在身，我這麼大年紀，還不如你們嗎？

大黑：今個不去，地乾了怎麼辦？

劉：初六牽下大雨。

二黑：不去就不去，明個地乾了咱們不管，叫他自己種，走！（弟兄氣下）

劉：（生氣的）他媽的，你當了青年先鋒隊長，連我的陰陽八卦都不信啦！

劉妻：行啦，又跟孩子吵，也難怪，你這個八卦那回也沒靈過！

劉：不靈，這回要不靈我就改姓！

劉妻：哼！那回不是改姓，你那回也沒靈，怎麼還姓劉啊？

劉：你們不用誠心氣我，這回再要不靈啊，我就真不姓劉！

劉妻：好，咱就初七見，再不靈，我看你這老東西姓啥？

劉：咳！（文縐縐的）『人生在世，憑天由命，富貴貧賤，老天造成，陰陽八卦，焉能不靈？』爾等『凡胎肉眼』，真真欠通！是真真欠通！

劉妻：又轉文啦，轉文也不能當飯吃！我看不種地，你到秋後吃啥？

劉：『命裏八尺，難求一丈』，酒色都是前世修來的，我有『造化』，還能短你吃的啦！

劉妻：好，咱們就等着天上掉下餡餅來罷。（二人同下）

第二場 跳神

時間：數天後

地點：三仙姑家

人物：三仙姑、于福、老趙頭、小孩（三、四歲）。

仙姑：（坐場詩）佳人生來愛少年，可惜少年不愛咱，花開花落能有幾日鮮？青春好似箭一般，任你官粉搽滿面，咳！沒人理睬也枉然。

（白）我，賽梅花。因為我會裝神弄鬼，治病驅錢，莊裡人給我送了個外號，叫『三仙姑』。在早，我娘家窮，老馬家大

少的，跟我明來暗去，混個吃喝，爲後，我就穿青膏僧，嫁給子福，上無公婆，倒也無拘無束，有些個小夥子到我這來玩，當家的子福，跟我生氣，常和我吵架，我就假裝來神，可把他吓住啦。打那，他總不敢管我啦，咳！現在一年比一年老啦，相好的也不來啦。我看小二黑這孩子，長的怪着人希罕的，他常到我家來串門，我跟他一說話，他就笑，八成是看中了我啦，若不那能總往我家裡跑呢。等他再來，我們倆好好的嘮嘮，若能隨了我的心願，可真是老來的艷福哇。當家的下地啦，我閨女小芹到婦女會開會去啦，呆會兒，該有人來找我跳神看病，我得預備預備。（行絃）（唱）三仙姑年半老花枝招展，想起了小二黑着人希罕，壯實的小伙子叫入愛看，他沒媳婦我把他勾連；他今年不過十八九歲，仙姑我四十五歲正在中年；他要能隨了我的心願，罷罷罷阿彌陀佛好似上了西天，整一整衣襟急擺香案，（流板）（行絃，收拾香案）

子福：（唱）子福抗鋤頭把家還。（鑼板）仙姑：怎麼這麼早就回來啦？（煩腦的樣子）

子福：你不是叫我早點回來，有人來看病，叫我給你做啊飯嘛？（怕老婆的樣子，）

仙姑：哦，我倒忘了，那你就作飯去把。

子福：吼。（欲下）

仙姑：回來，你在地裡看見一黑啦嗎？

子福：看見啦，他們爺三在地裡補苗哪。

仙姑：你沒叫他下晚到咱家玩來嗎？

子福：說啦，他說掌燈時候來。

仙姑：是啊。你作飯去吧。（于下）。

（老趙頭抱孩子上白）

趙：仙姑在家嗎？

仙姑：在家呢，進來吧。

趙：仙姑，今天來求仙姑給孩子看看病，這孩子下晚總是哭，一宿不睡覺，是不是掉魂啦，求仙姑給看看吧。（把小孩子交與仙姑看）

仙姑：（仔細看）唉呀！這孩子的三魂走啦，光剩七魄啦，這可了不得，等我把胡三太爺請來，叫叫魂吧。

趙：謝謝仙姑。

仙姑：孩子好了，你得花二十元的香錢。

趙：好好好，我先交。（掏錢介）

仙姑：（跳神介，唱大神調），孩子是金童，

三魂上天了，仙姑往回叫……（演員可斟酌加些諷刺性唱詞），（老頭出外解手）

（于福上二人相遇）

趙：我解解手去，你給看着點。（下）

于福：好，好。（三仙姑斜眼對于福說）

仙姑：你在這幹什麼？鍋裡米都爛啦。（于下）

（趙上聽見大神說話後，作疑慮的表情漸變爲覺悟，自語：）他媽的，鬧了半天還是哄弄人哪！（進內）

趙：（質問的）什麼米爛啦，鬧了半天，神仙也忘不了吃飯啊，行啦，你把錢給我吧，我孩子的病不看啦，別扯蛋啦！

仙姑：（又來神唱）叫老頭你是聽，三魂就在空中行。

趙：行啦，別哄弄人啦，四魂也不要啦，把錢給我拿回來吧！

仙姑：（看事不好）老頭子，你不看就罷啦，吵吵什麼？

趙：我吵吵，你這是什麼神呀？又是米爛啦，快把廿塊錢給我拿回來，什麼事沒有，不給，就給你吵吵出去。

仙姑：給錢，錢算什麼？咱仙姑不圖錢，咱是給孩子拘魂嘛！（于福暗上）

趙：行啦，再拘魂，米更爛啦！（仙姑給錢，趙接錢抱孩子下）

仙姑：（對于福）你他媽這麼點事辦不好，我在這看病呢，你不作飯！在這幹什麼？他出去一吵吵，仙姑降下災來，你擔得了嘛？（于不語）你先作飯，完了你給仙姑跪一柱香，作飯去吧，（于下）咳！真倒霉。（下）

第三場 訂婚

時間：同前

地點：河畔。

人物：小芹、二黑、于福、劉德修、三仙姑。

小芹：（唱）春風撲面五月天，遍地田苗都出全；風吹綠苗如擺扇，白楊垂柳栽道邊。

蝴蝶紛飛空中燕，林內麻雀叫聲喧；雲時來到柳河沿，（行絃，洗介）急忙洗衣手不閒。忽然想起事一件，二黑哥他是個好

青年，地裡的莊稼活樣樣能幹，學習文化生產搞的歡；我織布紡線不消閒。我們倆

工作常常見面，志同道合甚是投緣。倘是有媒人從中幫辦，作一對小夫妻快樂百年

，小芹我這裡心中叨念，（流板）（大黑

二黑同上）

二黑：（唱）弟兄鋤地轉回還，行程路過柳河沿，見一姑娘洗衣衫。（鎖住）

（白）大哥，你看小芹，在這洗衣服呢？你……（向大黑耳語，大黑下）

（二黑拿一土塊偷打小芹，芹找無人，二黑又將洗衣盆藏起，小芹喊，二黑出來，小芹假生氣）

小芹：啊！我的盆誰偷去啦？來人哪；有人偷……

二黑：（玩皮的）別喊，是我。

小芹：（見是二黑，忽然高興去追，二黑跳過河去，小芹試而不敢跳。）我不敢跳呀！

二黑：你敢過來嗎？

小芹：（小芹被『剛』，一跳就掉在河裡，二黑救上來，小芹撒嬌，二黑安慰）

小芹：（假裝正經的）哈哈，大晴白日你偷我的盆，這還了得嗎？

（唱）隊長作事沒出息，大早白日偷東西，把你送到區裡去，罰你禁閉屈不屈！

二黑：（唱）首先給你敬個禮，然後給你作個揖，今天我實在對不起，賠禮道歉依不依？

小芹：（唱）那有哪樣便宜事？

二黑：（唱）依你還能叫我咋的？

小芹：（笑不語，以手比式，叫二黑洗衣服。）

二黑：（會意（唱）你叫我洗來我就洗，洗衣服也不能算低氣，這回你算得了理（洗衣服）。

小芹：（白）二黑哥，快歇歇吧，別累壞啦。

二黑：（唱）爲妹妹那能不賣力氣！

（于福上）

于福：小芹哪，衣服洗完了沒有哇？

小芹：快完啦，二黑哥幫我洗呢。

于福：好哇洗，完了早點回去，二黑呀，你大

鑒說，呆會兒到家玩去。

二黑：啊，我一會就去，你先回去吧。

于福：好吧，我走啦。（下）

（二黑與小芹互視後，小芹作愁容）

二黑：小芹，你爲啥不高興哪？

小芹：咳！（眼看二黑唱）忽然想起一件事，說出不與你往外傳。

二黑：（唱）小芹妹有話只管講，我決不把話已話對外人言。

小芹：（唱）我的母親作事不體面，裝神弄鬼惹人笑談；那大的年紀還不顧臉，四十五

歲老太婆愛少年；我爹爹大撒手噲事不管，由着他東隣西舍胡亂鑽；整天的搽胭脂

粉門前站，好像妖精一樣般；我怎麼有臉把入見，不如早早脫離家園。

二黑：（唱）勸芹妹不要心傷感，老人的事情只好從全；今年你已經十八、九，還能在家住幾年？倘若芹妹出了嫁，你媽的事情與你無干。

小芹：（唱）三仙姑的女兒誰肯要，又恐怕我媽拿我換錢，只有二黑哥你……

二黑：我，我怎麼啦，（差介）

小芹：你，你把我戀，（差介）

二黑：（唱）小芹妹有話對我明言。

小芹：（唱）我愛你莊稼活樣樣能幹；我愛你學習文化生產搞的歡；我愛你革命積極上過前綫；我愛你勇敢殺敵保衛莊園；只要你努力學習埋頭苦幹，前途遠大必當模範，可恨我的文化淺，希望你多幫助我把心開。

二黑：（唱）小芹妹講話太過謙，你是咱村的紡織模範，民主政府號召咱大生產，男耕女織要爭先，咱們倆帶頭生產支援前線，打垮了日本鬼才能過太平年。

小芹：（唱）二黑哥的工作積極人人誇讚，我心有話我的口難言，我打算跟你訂婚你情

願不情願？

二黑：二黑我中心中好不喜歡，（思索的樣子）咱倆訂婚怕的是你媽把臉翻。

小芹：（唱）只要是咱倆意志堅決，誰也不能攔。

二黑：我決心非你不娶（堅決）

小芹：我決心非你不嫁第二男。（堅決）

二黑：咱一言爲定海枯石爛。（流板）

仙姑：（後邊喊）小芹哪！小芹哪！（上）

劉：（後邊喊）二黑哪！二黑哪！（上）

小芹、二黑：（二人忽聽喊聲作恐慌的表情）

（唱）又聽我媽（爹）喚我回還。（甩腔）

劉：二黑呀，你咋還不回家吃飯，在這幹啥呢？走，回家吧，（見小芹，心疑，不悅）

他媽的，怨不得不回去呀。

仙姑：小芹呀，累壞啦，快點回家吃飯吧。（忽見二黑欲說話，又疑心）定吧，怪不得

不回家，不怕人家笑話，不嫌害羞。

（雙方逼着下，音樂伴奏。）

第四場 賣女

時間：半月後

地點：劉德修家

人物：劉德修、劉妻、尹氏、小女孩子、二黑

劉：（對）

（對）素日八卦算的準，爲啥今日就不靈？（白）我二孔明，我算初四不應當種，誰成想人家的莊稼長了老高，我家的莊稼種晚啦，連苗都沒出全。老婆吵，兒子鬧，一家人瞞怨我不說，莊裡人沒一個不講究我的，見面就冤我。咳！看起來八卦也不靈了，沒關係，俗語說：莊稼不收年年種，這回不靈下回靈，我再占一課便了。

（唱）房中閑坐二孔明，陰陽八卦爲啥不靈？我算初四不當種，人家的莊稼長的綠英英，我到初七才去種，到現在小苗出的零零星星，看起來萬般皆由命，還是我八卦陰陽學的通，反來復去看『皇曆』，

（流板）

（上接唱）

劉妻：走進房來笑盈盈。（鎖住）

（白）你這回姓啥？

劉：我坐不更名，立不改姓，還姓劉唄。（說完不理只是看『皇曆』）

劉妻：我跟你商量件事：剛才他王大爺當我說：

咱二黑跟前村三仙姑的女兒小芹，他兩挺對勁的，年貌相當。人家小芹也是婦教

會員，咱二黑是青年抗戰先鋒隊長，他兩總在一塊工作，怪投緣的，咱要願意，他大爺給保這個媒。

劉：給孩子保媒，可不是馬馬虎虎的，准得先合合婚，再批批八字，看看命合不合，犯對不犯忌，妨人不妨人，以後再講別的。

劉妻：你看你這回事！又來邪魔歪道啦，今年的地，不叫你說不當種能就誤了嗎？

劉：動不動就說這個，『莊稼不收年年種，那回不靈這回靈。』別的事馬虎，婚姻可是大事，非按八字找不可，不然就得有殺身大禍，全家遭殃！

劉妻：若不你就算算，看咋樣？小芹十九啦，十月初五的生日，算吧。

劉：（用手指算分）女火命，生於十月，十月天寒，冰天凍地，家家生火這是犯月，不好！（搖頭）咱二黑是金命六月生，火能尅金，六月天熱，十月天寒，有道是冰火不同爐，那邊了得嗎？了不得！不好，這要是馬馬虎虎的作了親，全家大禍臨身，一來命不相合，再說他媽三仙姑，老沒出息，名聲不好，此事斷不可作也。

劉妻：可也是，命合不合的倒沒啥，三仙姑這

個不要臉的老梆子，可真是名聲不好，可惜小芹這孩子，咋就生到那去啦。

尹氏：（上唱）手拉着小禿把門進，見了大哥去說親。（白）大哥大嫂在家吧？

劉妻：他大爺來啦，快坐下吧。

尹氏：大哥沒下地呀？

劉：沒有，這是誰家的女孩子呀？

尹氏：咳！這是從彰德府來的難民，他多在門

外等着呢，情願把他給人，錢不錢的好辦，我看大黑、二黑都沒有娶媳婦，領來跟大哥大嫂商量商量，只當修好積德，你們老兩口子看看怎麼樣？

劉妻：這孩子太小，幾歲啦？

尹氏：十二啦。

劉：別忙。（拉尹出外）這孩子要多少錢？

尹氏：好辦。（進屋）

劉：這孩子十二歲，是幾月生的？

尹氏：四月十八。

劉：等我給他算算，跟二黑合不合？（行絃看『皇曆』）（唱）她今年十二是土命，土

能生金正相應；土命又是四月土，一見春雨萬物發生；這孩子今年十二歲，二黑今年廿冬；男大八歲把金磚抱，定能白頭到

老福氣生；這才是今世姻緣前世定，八字造定沒有改更。（鎖）（白）好好好，事情算成！孩子留下給二黑作媳婦，我給你拿倆錢，給他爸爸點，你再留點，也不留你吃飯啦。

尹氏：那我就走啦。（下）

劉妻：二黑不知道，你就答應啦，你知道孩子願意不願意呀？

劉：他是我兒子，我是他老子，我看合適，他不願意行嗎？

劉妻：人家區長開會不說啦麼！現在婚嫁自主啦，孩子的終身大事你能當的了家嗎？

劉：什麼？我當不了家？八路軍怎麼講自由平等，我當爹的也管得了兒子！

劉妻：不用你橫不講理，二黑回來不願意，看你怎麼辦？

（二黑唱上）

二黑：（唱）村公所裡去開會，討論已畢轉回歸，忽然想起小芹妹，但願有人來說媒。（鎖）

劉妻：二黑，你回來正好，你看，這是你爹給你說的媳婦，你看咋樣？

二黑：（驚疑）啊！給我說的老婆……

劉：孩子，你也不小啦，這是打彰德府來的難民的孩子，你們倆命理相當，八字相配，將來必能白頭到老，哈哈……

（唱）叫聲孩子別發楞，聽我把話對你說清：他家住彰德府，爲躲避荒離了城；他是土命你是金命，土能生金福不輕；爲父給你把親定，你看相應不相應？

二黑：（唱）不管合不合來命不命，這碼親事我不贊成；我自己早就把婚定，爹爹不用管我的婚姻大事情。

劉妻：（唱）我孩子說的對對對，二黑說話媽愛聽，當媽說，你跟誰家的闺女把親定，媽給作主把親成。

二黑：（唱）兒我定婚不是別人，三仙姑的姑娘叫小芹；她爲兒我不另聘，我至死不能娶別人！

劉：（唱）提起旁人我不生氣，三仙姑她是什麼門風？裝神弄鬼把人哄弄，半老徐娘愛年輕，況且說，她是火命你是金命，火能鍊金禍不輕，陰陽八卦算的準，這碼親事我不應。

劉妻：（唱）又提起你那鬼八卦，你忘啦，不宜種地那個事情，人家的莊稼打一斗，咱

們的好了才打五升！

二黑：（唱）我的主意早拿定，一定要娶小芹；爹說的媳婦爹去辦，願嫁別人嫁別人！

劉：（唱）我是老子你是小，難道說老子說話你敢不聽？

二黑：（唱）區長說自己婚姻自己作主，爹也管不了我的事情。

劉：（急唱）老子今天就要管！

二黑：（急唱）爹管我去找區長把理評！

劉：（急唱）好惱，忘八羔子不孝順，我要教訓你這糊塗蟲，手拿大棍往下打，（用棍打二黑）

打二黑

二黑：（急唱）打下棍子一旁扔。（白）我就不聽，你能怎麼樣？（二黑急跑下）

劉：好鬼羔子，你還反了呢，真是畜生，畜生……

劉妻：行啦，孩子走啦，就算啦唄。

劉：不行，誰也當不了我的家，我說行就行，

（對婆）生出的叫你慣壞啦，這還了得，咳！（下）（婆與小女孩同下）

第五場 思敘

時間：與前場同

地點：馬秉政家裡

人物：馬秉政。（即馬旅長）

馬：（對）自幼入伍當旅長，滿載而歸樂安康

。（白）我馬秉政，早年在關錫山的手底下，當過一任旅長，如今退伍回家，家裡有地，城裡有買賣，倒也清閒自在。自從八路軍打跑了鬼子，這劉家峻也變了根據地啦。他們開減租減息，現在有三四個月啦，哼！只要你給我租子就行。我的老婆死啦，打算續上一房，我看三仙姑的閨女小芹，長的很漂亮，要能把她弄到手，那真是老來艷福，今天沒事，到三仙姑家串個門去。（唱）老來喪妻大不幸，一心想續上一房女花容，要能把小芹弄到手，老夫少妻過幾冬。（下）

第六場 調戲

時間：同時

地點：三仙姑家裡。

人物：小芹，馬秉政、于福、二黑、三仙姑。

小芹：（唱）天色傍晚烏入林，我爹下地未回門；我媽滿街去鬼混，家中拋下我一個人；可恨我媽老不務正，想起了家中事活活難死人；自那日與二黑偷偷把婚定，怎奈不敢告訴我母親；她本是財迷那能白聘，

決不能把我嫁給窮人，她拿我當搖錢樹，她拿我當聚寶盆；她那知我自己把婚定，管叫她白費心機枉用心。前思後想心不定，馬：（唱）不覺來到三仙姑的門，大搖大擺把房進，房中坐着小芹一個人。（鎮）（白）你媽不在家嗎？

小芹：我媽串門去啦，馬大叔請坐吧。

馬：咱爺倆客氣啥，你爹呢？

小芹：我爹下地啦，

馬：誰也不在呀，你自己在家不悶的慌嗎？

小芹：我也開會回來不大工夫，馬大叔你有事嗎？

馬：沒事，我來串個門，這兩天你們家不缺錢哪？

小芹：家裡有錢。

馬：你是磨不開說呀，（掏錢）給你，這是十塊錢，留着你零花，買點好東西吃，別告訴你媽呀，哈哈哈哈哈。

小芹：我不花錢，我有錢，你快收起來吧。

馬：可惜孩子你，這麼聰明伶俐，生在這樣的窮家，真沒有福份哪，咳！

小芹：（奇怪，不理馬，自己在旁邊做鞋。）

馬：你這是給誰作的鞋呀？（輕薄的摸小芹手）

小芹：（怒）你這是作什麼？

馬：咳！我的小芹哪！（唱）未從說話笑嘻嘻，叫聲小芹別着急；自從你大爹去了世，拋下大叔我冷冷淒淒；誰替大叔把衣裳洗，誰給大叔作飯吃？總想說親把弦續，怎奈沒有合適的；特意來求姪女你，小芹哪，你替大叔出個主意。

小芹：（唱）大叔作事沒道理，請你說話要規矩！不分大小真討厭，嬉皮笑臉什麼樣子！勸你趕快請出去，你再胡說我便不依。

馬：（唱）叫聲小芹別生氣，有些貼己話兒對你提；大叔我有買賣又有地，驢子牛馬有幾匹；綢子緞子有的是，肥豬鵝鴨大公雞；金銀滿櫃隨便取，全村富戶咱屬第一；可嘆你大爹她沒有福氣，我總想說個漂亮大閨女；我看全村的姑娘誰也不如你，正好咱倆配夫妻；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不知道你依不依！

小芹：（唱）呸，難得你說出這樣話，滿嘴噴糞不顧臉皮！搬塊豆餅你照一照，鬼耳腮肥什麼東西！你偌大年紀不知羞恥，你胡謔八咧甚麼做的？我小芹人窮志不短，你再要胡說對你就不客氣！

馬：（唱）你罵我來我願意，你生氣來我不着急；只要你答應大叔的親事，你叫我咋的我就咋的！

小芹：（唱）罵聲老狗休放屁，趕快給我滾出去；再要多說咱到婦女會裡去評理，大家開會鬭爭你。

馬：（唱）你要不願意就拉倒，你要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大爺有錢買你的命，那怕你丫頭片子鬧脾氣；依我說你趁早應下吧，這樣的好事那找去？笑嘻嘻的往前湊……（于福上偷看，不敢惹，找二黑）（二黑急上打馬嘴巴子）

二黑：（白）老馬頭，告訴你說：現在不是你當旅長的時候啦，你仗勢欺人，搶男霸女，隨便逗人家姑娘！現在這裡是解放區啦，你欺負人就不行！

馬：我這麼大年紀啦，跟她鬧着玩，你爲什麼打我？

小芹：呸！二黑哥、他：（跑到二黑懷內說話）二黑：你不用說，我知道，老馬頭！告訴你說：從今以後不許你來，再要敢來，我對你就不客氣！

馬：好好好，我以後不來，還不行嘛！

二黑：滾吧？

馬：（走出門外）好小子，走着瞧？

（三仙姑上）

仙姑：唉，這不是他馬大叔嘛？怎麼不多坐會啦？

馬：（馬不語，氣下）

仙姑：這是咋回事，二黑來啦，跟誰生氣啦？快進屋坐會吧，咳呀，你好幾天也沒來啦，把我都想壞啦，快坐下，（芹與二表情，仙吃醋，叫芹去燒水）你在這幹什麼？還不快給你二黑哥燒水去。

小芹：（怒下）（二黑怒坐不語）

仙姑：你這孩子跟誰生氣啦？好寶貝，快跟大燮說。

于福：還不是馬旅長，那個不要臉的東西，來咱家欺負小芹，叫小芹給他作老婆。他還動手動腳的，我也不敢惹他，我把二黑找來，把他打跑啦。

仙姑：唉呀！二黑呀，你咋惹他呀，人家當過旅長，有財有勢，交的又寬，咱能惹的起人家嗎？再者說，他真要樂意要小芹，咱多要點采禮，咱不就抖起來了嗎。

于福：嫁他？小芹今年十九歲，他都五十多歲

啦，能班配嗎？（不願意的樣子，可是又怕三仙姑）

仙姑：你管呢，窮鬼，人家有錢，要誰不行，什麼班配不班配的，有錢就行唄。

二黑：大爺，他有錢也不是好來的。他在關錫山隊伍裡，當旅長搶來的，熊人熊來的。

仙姑：嚨孩子，有錢的忘八大三輩，吃好的穿好的就行。

二黑：難道說，你願意把小芹妹妹，嫁給那麼大年紀的老頭子嗎？

仙姑：哼，我不管他老不老的，他要能給個三千五千的采禮，我就聘給他。

于福：那哪行？

仙姑：你少說話，有你什麼，作飯去吧。（于福下）

二黑：恐怕由不得你呢！

仙姑：嚨！這是啥話？當媽的說了不算，誰說了算？

二黑：大爺，現在跟以前不同啦，咱這是解放區，區長說婚姻要自主，小芹妹妹願意嫁誰都行。

仙姑：嚨！倒是你們年青的人，變的真快呀。我不管那個，反正得我說了算！

小芹：（早在外聽聲，進屋）媽，我……寧死也不能嫁他！

仙姑：噯！臉真不小哇！這話裡有話，你不願意嫁他，你願意嫁給誰呀？你說！

小芹：（芹與二作表情）我……嫁誰也不嫁他！

二黑：大嚮呀！（唱）大嚮不要苦追問，聽我把道理講給你聽！在以先男女婚姻由父母定，只要是多給采禮就把親成；害了多少好兒女，只惹得夫妻不令沒感情；自從來了共產黨，宣佈了婚姻自主買賣算不行；男婚女嫁自己作主，反對那買賣婚姻兩頭賺；勸你不要太封建，免得你母女把氣生。

小芹：（唱）二黑哥說的是真理，那有青年少女嫁老翁；他當旅長害過百姓，仗勢欺人任意行；多虧來了共產黨，解放了老百姓打跑了鬼子兵；他不改前非還不務正，他竟敢調戲我強迫把親成；不叫二黑哥來的早，難免出了意外事情。

仙姑：（唱）看此光景明白了，他們兩個有了私情。（鎖）

（白）咳！孩子，不是我開腦筋，我是糊塗一陣，明白一陣。你這麼一說，我就

明白啦，我那能把小芹給他呢，唉呀！天不早啦，在這吃飯吧！

小芹：對啦，二黑哥，在這吃飯吧，今天我們吃大餅子，熬小魚，那才香呢。

二黑：我還是回去吧。

仙姑：可也是呀，回去晚了，怕你媽着急吧？

二黑：是呀，我回去啦，大嚮、妹妹。（小芹送黑）

仙姑：行啦，別望啦，去看看飯好了沒有？還離不開啦呢！（芹下）

仙姑：唉呀！鬧了半天，是這麼回事啊！小二黑常到我家來，我當是跟我有心思啦呢，原來爲的小芹哪。他倆怪近便的，八成這裡有事？不行，明天我得加點小心，不能叫他們隨心如意。正是：（對）心想美味不到口，半老徐娘誰來求？（下）

第七場 陰謀

時間：當天

地點：馬秉政家裡。

人物：馬秉政、老趙、宋媒婆。

馬：（對）事不隨心反受辱，不要小芹不甘心！（白）小丫頭片子，脾氣可不小，說啥他也不願意，偏偏二黑這小子又來啦，沒